

一生岁月，

我只能分你半生温柔。

那除外的时光，

我一直都在跋涉，

为了能够最终来到你的面

EXCEPT FOR
THAT

一半生 温柔_下

张纳言
著

——致你

——致你

——致你

——致你

——致你

——致你

——致你

——致你

一半温柔，
一半温暖，
一半……

——致你

——致你

一半生 温柔 下

张纳言
著

七 空山白发忆相知



1

甘小满向来对工作认真，周长文曾郑重地说过，等小甘再历练两年有了经验，会是优秀的楼管。她自己是从来不想和人比的，只一心要把事情做好。但一觉过后，她就发现自己在学员成绩单上的成绩比任何人的都差，倒数第一。

笔试成绩是理论课结束后考试得出的，占总成绩的百分之四十；实习成绩是学员实习之后写的论文，甘小满虽然没实习，但也认认真真、洋洋洒洒地写了几千字，没想到分数是不及格。

金美珠站在甘小满旁边，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，最后只能说：“实际工作跟这个没太大关系。”

成绩单和实习老师的评语会由总部直接传到各分店，甘小满不用猜也知道自己的评语好不了，可她控制不了这个结果。

她也想过要不要和刘卫珊见上一面，不过想想之后又作罢了，对她解释什么呢？你的未婚夫喜欢我，但我不喜欢他，尽管我拒绝了，可他还是死缠烂打？现在他已经彻底死心了，你可以放心地和他结婚？

这岂不是在表明自己比她更有吸引力？在说尽管你风流袅

娜，仪态万方，家财万贯，出身高贵，一切都比我好，但是我灰姑娘能拿下王子，你落魄公主只能江湖载酒，找一班好汉来找灰姑娘的茬儿？

想想就累。

其实，在这实习的一周里，甘小满日日看电话，金美珠曾不无责备地提醒：“怎么，还没和丁楼管沟通吗？”

甘小满笑而不答。

金美珠当然不解其中的缘故，甘小满亦无法说明。不过她还是从心里感激这位好心的大姐，实习结束，两人吃了顿简单的告别晚饭。

金美珠具有朝鲜族女性的善良，也有朝鲜族女人的好酒量。她叫了一瓶即墨黄酒佐餐，甘小满喝着果汁作陪。金美珠说自己在山东上大学时，认识了初恋男友。男友家是酿黄酒的，她对黄酒的钟爱也是从那时开始。

初恋的结局大抵相同，金美珠也不例外。事隔多年，这位朝鲜族大姐再次提起当年的恋情，还是连连叹息。

“家里人反对我和汉族人结婚，一定要我嫁个朝鲜族男人。我虽然心里难受得要命，但还是和他分开了。”

冬日将暮的小馆子里，人声熙攘，和着后厨炒菜爆锅的滋喇声。空气中的油腻味儿混合着酒菜气，这种最具烟火气、最寻常的情景，汇集在一起便是“人间”两字。

金美珠的笑容亦带着烟火气：“小甘，你说命运这东西是不是专门捉弄人。我们分开没多久，我爸妈在一场车祸中过世了，我最后嫁的老公依然是个汉族人。早知道这样，何苦和他

分开？”

“后来见过面吗？”

“没有。打过电话，他说见个面吧，我觉得没必要，见了面又能怎样？”

甘小满见过能喝啤酒的、白酒的、红酒的，却还是第一次见这么能喝黄酒的。在她的印象里，黄酒只是用来做菜的。金美珠喝光一瓶黄酒，说：“度数低，不醉人。”

甘小满相信一瓶黄酒真的不醉人，但她觉得金美珠醉了，能醉人的不只有酒，还有往事。

有些时段、有些人在你心中已经逝去，但由他衍生的习惯、喜好却会跟随你一生一世。并非特意矫情，而是那些根深蒂固地植入血液中的东西难以剔除，形成你的一部分。失去了它，你也不再是完整的你。

“所以说，如果觉得有些事情、有些人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全力去争取。即使用尽所有的力气，也不要放手。”金美珠的笑容中夹着伤感，“小满，你记住大姐的话，宁要难过不要后悔。”

可有什么事情、什么人是需要自己用尽全力去抓住的呢？甘小满自嘲地笑了，一个也没有，看来这位大姐发自肺腑地给她讲的人生经验，怕是要浪费了。

当晚，甘小满送微醺的金美珠回宾馆，以后两人一个天南一个地北，相见的机会怕是没有。金美珠下了出租车，朝甘小满豪爽一笑，说：“小满，江湖再见，后会有期。大姐会记得你请我喝了一顿即墨黄酒。”

甘小满也朝她微笑挥手。车子启动的瞬间，她回头望去，金美珠伫立在夜色中目送她，身影茕茕。

她们都不是永宁人，却在永宁的冬夜里说了很多心里话，相聚然后别离。

钱小涛之前说要送她到机场，甘小满婉谢了数次。他还是来到了旅店，帮甘小满把唯一的一只箱子搬出来。小满没法拒绝他的好意，只得跟着上了车。

“好多人来了永宁，就舍不得走。”钱小涛笑道。

甘小满顺着他说：“天堂一样的地方，当然舍不得。”

“不过你不同，嫁到这儿不就住下了？”他话出突然，甘小满纳罕地瞅他一眼。他正打开后备箱，指着里面的一大袋子东西，说：“给阿姨的。”

甘小满本来就欠了他莫大的人情，哪好意思再要他的东西。钱小涛正色道：“你是客我是主，给阿姨带点儿土特产是应该的，让你拿，你就拿着。等我再到滨城，你送我东西，我一定也不推辞。”

这倒提醒了甘小满：“还没给你做蛋糕和饺子呢，上次你走得太急了。”

钱小涛迟疑一下，搔头说道：“是啊，我忘了。”

他一直送她到机场，看她过了安检才走。其实甘小满因考核的事心情极为糟糕，在钱小涛面前不好流露，一直强作平静。她来时满腔热情，回程情绪低落。漫长的飞行时间里，她将自己从海丰到乾一的经历回想了一遍。人们总说：男人以事

业为重，女人以家庭为重。殊不知，像她这样的女人也要以事业为重，因为只有工作，才能保证自己的吃穿用度。

甘小满没有家庭，她和甘菱相依为命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是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人，在偌大的世界里彼此依靠着取暖。她们渺小得可怜，如同森林中失群的蝼蚁，一颗落下的松果都可能给她们造成灭顶之灾。

所以，在松果落下之前，她要懂得避开。

越想越烦，甘小满决定不再想。她开始默默数数，强迫自己睡觉。在远离地面的高空中，她睡得极不安稳，翻来覆去地做噩梦。

踏出机舱的那刻，已是万家灯火，她不由得想起书上的一句话：“华灯一城梦，明月百年心。”

百年之后，滨城依然华灯初上时，她的人和她的梦却不会再有人知道。即使灯光璀璨也无法掩盖浓浓的夜色，甘小满于下机的人流中伫足，有那么两三秒钟，觉得自己像雨前的蝴蝶，翅膀柔弱，不知飞向何方。

手机开机之后，立刻有信息提示，一直不曾上线的大力水手的头像一跳一跳地闪着：“今夜的永宁，非常寂寞。”

什么呀，肌肉运动男什么时候这么多愁善感了？

她回：“寂寞就像海绵里的水，只要挤，总会有的。”

不是面对面的时候，她觉得自己在和另外一个人讲话，那人和钱小涛不同，她可以完全放松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她更喜欢这种感觉。

大力水手发语音问：“你也挤过？”

“没工夫。”

“工夫都用来干吗了？”

“不务正业。”她胡乱说。在一个全世界飞来飞去玩耍的人面前，坦白自己一直为了生活奔波，她觉得没意思，尽管这人也感叹不工作没法活。不过，社会就是这么残酷，有些人的工作是生活的点缀，有些人的工作就是生活。

生活就是舞台，可是甘小满在舞台上能表演的只有工作。

武侠小说里常有一人气沉丹田脸憋得紫涨，贯几十年功力于单臂，朝对手一拳打出，却软绵绵没着力处，如打在棉花堆上。难堪与丧气，足令发力者想死的心都有。

甘小满不是江湖人，只把一腔热忱洒进棉花堆。第二天到了亚特，就被周长文一顿痛批。周长文向来好脾气，现在气坏了，敲着桌子问小满：“怎么你给我弄了个倒数第一回来？你看看人家给的评语，挺聪明的孩子，怎么连个培训班也上不好？”

评语是通过邮件发来的，甘小满一栏里只有一行字：“该学员完全不具备管理人才的素质，不建议做管理工作。”

潜台词是：周长文选这样的人当楼管，就是用人不当。难怪周长文会恼火。

甘小满没吭声。周长文拧着眉毛，问：“你在永宁都干吗了？四五十个学员，你怎么就能混到最差？”

虽然与甘小满共事的时间不长，但周长文对她还算了解，以他的年龄和阅历，隐约地猜到了这中间可能有其他原因。乾

一的人都明白，总部在培训的同时，会把下面选的人过一遍筛子，目的是防止有人因公谋私。不过，遭到直接否定的，甘小满还是头一个。

甘小满全程沉默，如果告诉周长文自己一直在看电话，周长文一定会追问原因，她怎么好说内里缘故？

装傻的话，或许她还可以在亚特混碗饭吃。万一周长文知道是刘卫珊因为蒋庆康而对她下了手，消息就会散开，那时候她想留也留不下了。

周长文挥手让她先出去，甘小满就出来了。她是董纤云要的人，也是董纤云建议做楼管的，周长文对她的安排，会先征求一下董纤云的意思。

甘小满接了杯咖啡，她以前不爱喝咖啡，现在喝习惯，反倒离不开了。

小孙见她神色不对，凑过来低声说：“头儿可不常发火儿，你怎么惹着他了？”

甘小满不吭声。

“看在你上次给我不少巧克力的分儿上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头儿其实最心软，等他下午消了火儿，你赔个不是，就啥事儿都没了。”

甘小满握着咖啡杯发呆，然后问：“你家在学府路？”

“啊，怎么？”

“大学城边上很热闹吧？”

“那当然，吃喝玩乐一条街。现在的孩子都了不得，家长的钱猛花，啥啥都力争上游。满大街烤鸭脖子，放学的时候一

水儿爆满，那鸭脖子味道不错，还便宜，想吃我上班给你带两根？”

“烤鸭脖子也是个技术活儿，有秘方的。”甘小满说。

“那是。我二舅是烤面筋的，也准备上烤鸭脖子了，正到处淘配方呢。”

“在学府路烤面筋？”

“嗯，干好几年了，你去那儿找‘庞氏烤面筋’，就是他们家的。”

甘小满来了点儿精神，说道：“哪天去捧舅舅的场，让咱舅舅给打个折吧。”

小孙说：“吃一串送一串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”

旁边，老刘插嘴：“有这好事，我也去。”

甘小满掩口笑道：“就怕我们走了，咱舅舅跟你算账。”

小孙也笑。甘小满走的这段时间是他代班管理一楼，他本来管着二楼超市，说：“你总算回来了，我都快累脱皮了。”接着，就要跟她交接工作。

甘小满说：“等头儿发话再说吧。”

小孙纳闷地问：“怎么，你升经理了？”

甘小满苦笑道：“经理肯定没升。”

小孙一怔。他本就聪明，看到甘小满的神色，立刻意识到不对，于是，压低声音问：“总部那边出状况了？”

没等甘小满答话，秘书卞启就叫她过去。

没一会儿，甘小满又回来了。小孙见她脸上还是带着微笑，摸不清情况，便问：“没事吧？”

甘小满微笑着说：“经理叫全体楼管现在去会议室开会。”

小孙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回头看。见甘小满正收拾东西，知道刚才自己猜对了。

甘小满的新工作是后勤，甘小满懒得猜是董纤云的意思，还是周长文的，反正归根结底，都是刘卫珊的意思。

要么干，要么走，甘小满选择留下。

王笑笑不知道甘小满怎么去了一趟永宁，回来后就一落千丈，惊闻此消息，半天没说话。甘小满说：“你不用一副世界末日的表情吧，人家本来没怎么，被你搞得好像要完蛋了。”

王笑笑喘口气，说道：“你究竟是智商低，是情商低，还是双商皆低呀？怎么能无动于衷呢？”

“不然又能怎么样？不也是后勤一个？”

“你呀你——”王笑笑想说什么终究没说，叹气道，“你就是不知道珍惜机会，现在好了，变成打杂的了。”

“打杂也是工作，也得有人做。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”

王笑笑被她气得翻白眼：“就算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工资总有吧？”

说到工资，戳到了甘小满的痛处。她咧嘴道：“的确少了好多。”

王笑笑瞪了她半天，问道：“你不会一直想打杂吧？”

“打杂有什么不好？工作简单，业务水平要求低，不用动脑还能活动筋骨，强身健体的好岗位。”

王笑笑点了一下她的头，打趣道：“德性！”

“你没见小说里的扫地僧都是高僧大德，我将来也定会成为有德之人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女施主你犯了嗔戒。”

“慢着，你怎么能如此镇定？莫不是有别的打算？”王笑笑目光炯炯，犹如审贼，“别瞒我，是不是想离职找下家？”

“下家倒是没想找，的确有离职这个打算。”甘小满说出心里话。

“不找下家却离职？你要嫁入豪门？”

“难道只有嫁入豪门，才能不找下家吗？”甘小满白她一眼，说道，“自己做点儿什么，不好吗？”

“你要干吗，总得有了打算，才好离职吧。”

“烤鸭脖子。”

“什么？”王笑笑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。

“又不是烤你的脖子，干吗这个表情？”

“乖乖，你搞错没有？你妈辛辛苦苦地供你上大学，回头你去烤鸭脖子？”

“烤鸭脖子怎么了？你不吃吗？烤鸭脖子也是技术工种，没有秘方还烤不好呢！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还有杀猪卖肉的呢，我算什么呀，怎么就不能烤鸭脖子摆地摊了？谁规定烤鸭脖子的不能有大学学历？我的目标就是做烤鸭脖子的大学生，大学生里烤鸭脖子的。”

王笑笑就差背过气去：“怎么以前没发现你有这方面的创业志向？”

“你不了解我呗。”甘小满嘿嘿地笑道。

王笑笑收起笑，说：“您老人家无敌，不过别告诉阿姨，我怕把阿姨气得犯病。”

甘小满忙说：“不会，不会。”

王笑笑说：“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烤鸭脖子？我好提前准备准备。”

“准备什么？”

“帮你拔鸭毛。”

甘小满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王笑笑也笑了：“就知道你瞎说。哎，说正经的，你没想过自己是怎么被打发到后勤去了？怎么就不反省反省呢？”

王笑笑说得语重心长、眼神殷殷。甘小满被她弄得毛骨悚然：“你怎么一副挽救失足少女的模样？”

王笑笑皮笑肉不笑道：“你现在跟失足少女没什么两样，我必须教育你，不然你的人生全毁了。”

甘小满说：“得了，没工夫听你教育，告诉你个消息，你可先坐稳了。”

王笑笑见她说得煞有介事，当即也正色道：“不会是小行星要撞地球了吧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我亲爹来找我了。”

王笑笑本来是歪在沙发上，唬得立刻坐直了，问：“什么时候的事，你们见面了？”

“我去培训的时候，他找到家里了，这两天要来见我。”

“我的个天！”王笑笑捂住胸口，眼睛瞪得老大，说，“太惊人了！”

甘小满笑了一声，继续剥瓜子。王笑笑拍她的手说：“什么时候了，还卖关子，快说说具体情况。”

“没具体情况。”甘小满将剥好的一碟瓜子仁递给她，“吃吧。”

“没具体情况是什么情况？”王笑笑见她神情淡淡的，有点儿明白了，问道，“你不会是不想见他吧？”

甘小满仰头，她本来就肤白胜雪，此时更似笼罩了层薄霜。王笑笑还从没见过她有如此态度，就听她缓缓说：“没关系的人，为什么要见面？”

王笑笑与她相交甚久，知道她貌似柔顺，骨子里却比谁都执拗难驯，认定的事很难改变。即使甘小满总为这个吃亏，可是天性如此，也改不了。于是，王笑笑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恨他？”

“不算恨吧，只觉得无聊。”

王笑笑想了想，说：“恨是一种激烈的情绪，对方在你心里有重要的地位你才会恨，无聊则把他彻底排除了，压根儿不在乎，小满，你这情绪比恨更可怕。”

“是吗？”甘小满倒是没分析过，也懒得想，只拿瓜子壳垒小山，垒了一座又一座。

“阿姨怎么说，让你见还是不见？”

“我妈是多好的人，当然让我和他相认。”

王笑笑由衷赞叹：“阿姨真够伟大的。她可是养了你二十多年，心里还不知怎么难过呢。小满，别看你们俩没血缘关系，有些地方还是很像的。”

“夸我善良？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

两人好久没见面，甘小满在王笑笑家坐了一会儿才走，王笑笑留她吃晚饭，小满说妈妈一个人在家吃饭没意思，王笑笑就作罢了。

甘小满没直接回家，中途转了202路朝学府路去，在大学城站下车。几年前四所高校并入滨大，加上旁边相隔不远的工大、财经、师范、科技、滨大附中、师范附中，学府路两旁校园林立，故此，这一片被称为大学城。

甘小满下车步行一段，大约寒假的缘故，此地颇显宁静。她每天在商业区工作，车水马龙，繁闹不堪，此刻行走于宁静的街道，平心静气，只觉舒适。

甘小满在南方念的大学，是素有“火炉”之称的城市，每到夏季，她一放学就往游泳馆跑，游泳馆里人爆满，都是乘凉去的。甘小满在那儿无师自通，学会了游泳，也算是意外收获。

那段青葱岁月，现在回忆起来仿佛前世。她醒过神来，发现自己正呆呆地站在滨大门前。百年老校历经风雨，战乱时最初的大门被日寇炸毁了，现在的校门是后来重修的，大小样式与最初无异。门口石碑上的镌字记录了在日寇轰炸中护校殉难的五名师生的生平，字用红漆，尤为醒目。

甘小满没进校园，沿着大街走不远是一条小巷，巷子不算长，十几分钟，就走到了尽头，然后，她又掉头一步步走了回来。巷子两边小小的门面一个紧挨一个，假期对他们来讲是淡